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6/PV.62
20 November 1981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

第六十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1年11月18日星期三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朗扎奥先生（副主席）	（卢旺达）
后来：	基塔尼先生（主席）	（伊拉克）
后来：	阿德若伊先生（副主席）	（多哥）

- 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26〕（续前）
 - (a) 秘书长的报告
 - (b) 决议草案
 -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1-62668/A

上午10时45分会建开始。

议程项目26（续前）

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 (a) 秘书长的报告 (A/36/653)
- (b) 决议草案 (A/36/L.15)
-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6/695)

图恩堡先生（瑞典）：国际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不论其面积、地理位置和社会制度如何。但是许多国家仅限于口头上尊重这一原则，而事实上却在其他国家间搞间谍活动，兴风作浪甚至武装干涉，这是目前世界状况一个令人遗憾的注解。

这方面的一个实例就是苏联干涉阿富汗。这个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快两年了。苏联政府企图为它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辩护，绝大多数会员国都予以反对。去年大会第六届紧急特别会议以及第三十五届联大，都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阿富汗，以便使阿富汗人民能解自己决定前途。

从一开始，瑞典政府就断然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武装干涉。苏联的行动不仅严重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使国际气氛更加恶化，也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苏联政府现在应该非常清楚，阿富汗的问题是不能用军事手段解决的。想要继续用暴力征服一个邻国，只能暴露出蛮横无理，缺乏政治见识，必然引起全世界的深切忧虑。即使是一个超级大国也不能在牺牲别国安全利益的情况下，得到真正的安全。如果我们还打算朝着和平迈进的话，每个人都必须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

决议草案 A/36/L.15 强调必须政治解决阿富汗现状。政治解决的办法要求苏联军队撤出，并且要求保证阿富汗真正不结盟的性质。与此相仿的几个建设性

提案已经提出。我国政府敦促苏联停止在阿富汗进一步使用武力，撤出其军队，并按照我们面前的决议认真讨论这些提案和其他提案。

最后，我要表明我国政府支持联合国秘书长为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作出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记住大批阿富汗难民的悲惨处境。目前迫切需要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我国政府完全支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进行的工作。

科罗马先生（塞拉利昂）：同过去两年一样，大会再次讨论阿富汗问题。塞拉利昂政府真诚地希望，阿富汗不会成为联合国议程上的一个长久项目——无论怎样，也不要以现在的形式出现。

如同1980年我们参加审议这个项目时一样，今天我们的目的仍然是坚持和捍卫世界各地各国人民和所有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即决定自己命运和前途的权利，选择可以保证他们自由地生活又不受外来干涉的政府形式的权利，现在我们特指在历史上举足轻重和英勇的阿富汗人民。

第二，我国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认为有责任捍卫和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无论是什么时候，也无论是谁违反了这些原则，我们都有责任表示关切，并呼吁恢复和遵守这些原则。

因此，塞拉利昂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并非心血来潮，要指责联合国的任何会员国，也不是进行无谓的谴责，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有些人一方面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另一方面却搜寻一些不值一驳的借口，来替南非武装侵略安哥拉或它的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进行辩解，我们同这些人既不同道，也不同调。

作为一个服膺本组织宗旨和原则的会员国，我们对于坚持和捍卫本组织的原则满怀赤忱，并视之为己任。联合国的原则之一就是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就拿阿富汗事件来说，这一原则明显已被践踏。《宪章》的规定明确无误，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敦促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所有国家，

(塞拉利昂)

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尊重这些原则，不使用武力，也不干涉别国内政。

我们也把保卫阿富汗视为己任。阿富汗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是不结盟运动的一个创始国，我国和阿富汗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愿望。几个世纪以来，阿富汗一直保持着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今天却因内乱而面临灾难，这种内乱是所有国家不时会遇到的。我们认为，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让阿富汗处于一种形式的监护之下是不对的，无论这种监护是善意还是恶意。我们还认为，绝不能让阿富汗沉沦下去。

过去两年中，我国一直在注视着阿富汗的事态发展。我们注意到，阿富汗人民不畏种种困难，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我们也看到难民源源不断地涌进邻国。大量事实证明，那些继续占领这一国家的人遇到了抵抗。我们还遗憾地注意到，虽然大会第ES-6/2号决议草案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无条件地全部撤出阿富汗，以便使阿富汗人民能够自己决定其政府形式，但是这项决议却没有受到注意，至今仍未实施。

不过现在补救还来得及。挽救局势，减轻阿富汗人民的困苦和苦难时犹未晚。现在努力寻求政治解决阿富汗严重局势的紧急办法也时犹未晚。阿富汗局势是对联合国的一项直接考验，是对本组织保证所有大、小国家独立的声言的一项考验。今天阿富汗局势牵涉到本组织的各项原则，并使得这些原则格外引人注目。

审议阿富汗局势必须凭藉这个背景。我国政府呼吁外国军队立即撤出阿富汗，同时呼吁所有有关方面不干涉阿富汗内政，以便让阿富汗人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我们参加这一项目的审议，不是受任何人的鼓动，也不受效忠本组织和恪遵其原则以外的动机所左右。当然，我们参加今天的审议还受一种愿望的驱使，那就是希望看到阿富汗重新取得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和不结盟国家的合法地位。

阿丹先生（索马里）：两年前，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对这个不结盟的穆斯林小国实行军事占领；国际社会当然普遍地予以强烈谴责。大会1980年1月第ES-6/2号决议和1980年11月第35/37号决议对这种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的行为深感痛惜。不结盟国家集团和伊斯兰会议同绝大多数会员国一起，要求所有外国军队全部撤出阿富汗。

不幸的是，苏联军队不仅继续对阿富汗非法占领，而且企图对自豪而热爱独立的阿富汗人民进行野蛮的征服。索马里充分理解苏联侵略对阿富汗人民造成的伤害，不仅有数万人丧生，而且有数百万人逃亡到巴基斯坦和伊朗成为难民。我国也还在努力处理大批难民流入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支持的政策和苏联对非洲之角的干涉所造成的。

阿富汗局势不仅在人性上和道义上应受谴责，而且给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国际法的秩序造成危险的后果。

人类对和平、进步和对本身生存的最好的希望，寄托在不断加强《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集体安全制度。如果某一超级大国放弃自己特别的责任，不是有节制地慎重地处理世界事务，这种集体安全制度就受到严重破坏。然而，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苏联在阿富汗从事冒险的时候，却不在乎地无视加强国际安全所必要的原则，而在其他时候它又极力声称支持这些原则，例如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不干涉别国内政、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等原则。

阿富汗的局势无疑对东南亚和对全世界都有极大影响。它加强了明显存在于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外国武装干涉的危险倾向，危害了缓和政策，结果是削弱了国际安全；核武器竞赛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对世界和平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在一直不稳的中东地区的紧张更形加剧，超级大国在印度洋的驻扎和争夺有所加强，进一步妨碍了在该地区建立和平区的努力。

苏联侵略的另一重要后果是给难民带来苦难。他们逃到巴基斯坦和伊朗，而

(索马里)

且逃亡的人越来越多，以逃避迫害和激烈的战斗。同时也使花大笔费用收容这些难民的邻国背上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索马里政府和人民从经验中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绝对需要国际援助。我国呼吁所有国家给予人道主义援助，减轻难民的苦难和各收容国的困难。

解决难民问题的最好办法当然是创造条件，使他们能自愿和平安地返回家园。我国代表团欢迎不结盟国家集团和伊斯兰会议集团为寻求一项政治解决所作的建设性努力。我国也特别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所进行的翰旋，我国相信这些促进和平解决的努力将继续下去。在这方面，我国坚决支持A/36/L.15号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6段请秘书长设法取得适当的保证，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侵犯阿富汗邻国的政治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最后，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承受不了长期的阿富汗危机所必然带来的危险，我国代表团希望直接有关各方能就各项实质问题进行对话和谈判。这些问题当然应该包括所有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恢复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独立和不结盟地位。只有阿富汗人民最后能够不受外来干涉和强迫，自行选择自己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才能实现公正而和平的解决。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女士（美利坚合众国）：近两年以前，苏联在圣诞节前夕入侵阿富汗是一件大事，它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气候，实际上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的进程。这次入侵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责成所有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规定。因此，苏联入侵阿富汗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世界秩序的基础。

现在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了这一事件的长远后果。它打破了南亚地区和波斯湾继续稳定的前景，加深了整个这一关键地区各个国家的忧虑不安，投下了一场更大冲突的阴影。它还严重地加剧了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近几年来，任何一件事件都没有象苏联这次入侵阿富汗那样使人们不得不在更加清醒地再次认识到苏联政策今天对全球稳定和世界和平带来的危险的基础上重新广泛地评价世界局势。可以说这一入侵是战后的一个分水岭，最后地结束了对苏联政策和意图的演变抱乐观情绪的时期。

阿富汗本身当然比其它地方对这些后果感受得更直接和更严峻。阿富汗社会各部分都没有幸免于苏联占领的后果和把一个共产主义极权制度强加给阿富汗人民的残忍做法——这一做法始于1978年共产党首次发动政变推翻达乌德政府之时。几乎有三百万人，约占阿富汗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被迫逃离祖国，构成现在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单一难民集团。有数以万计的人遭到杀害。阿富汗的知识阶层被大批屠杀。许多村庄被整个摧毁，居民被杀或被迫逃亡。清真寺遭到污辱，宗教领袖被投入监狱或遭到谋杀。学校成了政治灌输的中心。道路、电力和通讯网、医院、教育机构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结构已严重损坏，而且有许多被完全摧毁。

人们很少注意到，在1964年宪法带来民主自由和代表制政府的十年期间，阿富汗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所有这一切——而且还不仅这一切——都毁于一旦。

(美国)

过去曾有许多国家企图征服阿富汗。但在该国悠久的历史中，可能除了750多年以前成吉思汗的蹂躏性进攻以外，还没有那一次比得过1978年以来给阿富汗造成的破坏。

苏联和喀布尔政权不允许新闻记者和外国观察员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等人道主义组织前往该国，企图以此来掩盖这些破坏。但是，那里的真相和人们所遭受的吓人所闻的苦难正向全世界泄露出来。

苏联所使用的武器的种类，包括苏联人沿着难民和其他平民必经的道路上布下的数以千计的小型地雷，说明他们在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中是何等不择手段。他们常把这些地雷伪装成一般的家庭用品或是玩具。儿童的警戒心自然最差，所以最易上当。如果他们拣起这些东西，不是被炸死就是被炸掉四肢。

今年4月10日，苏联签署了一项禁止使用这类武器的国际公约。那时，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称该公约是“有可能就旨在停止军备竞赛的措施，达成协议的一个例证。”然而苏联在阿富汗继续使用条约所禁止的那种人身杀伤武器才是一个真正的“例证”。它既说明苏联在阿富汗卷入的性质，也说明——至少在这件事上——它对条约义务的态度。在这方面，据难民和苏联入侵的其他受害者的许多报告称，在阿富汗正在使用着致命和致残的化学武器，违反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和1972年《生物武器公约》的规定。*

根据对国际法的任何有意义的解释，都不可能认为苏联在阿富汗的行为是正当的。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唯一例外是《宪章》第51条所确认的“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但甚至苏联自己也没有说过它曾经受到武力攻击。

此外，很难想象阿富汗怎么可能对苏联构成威胁。数十年来，苏联一再向全世界宣称，它同阿富汗的关系是和平共处的典范，是不同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一个小国和一个大国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和平共处的一个样板。1921年以来，两国

* 主席主持会议。

(美国)

签订了许多条约，一再声明莫斯科尊重阿富汗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允诺不干涉阿富汗内政。此外，不应忘记阿富汗是不结盟运动的一员，它没有卷入可令莫斯科引以为忧的任何关系。

那么，它怎么可能构成威胁呢？现在提出的论点是，苏联因阿富汗的内部动乱而感受到威胁。但是，除了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及其追随者于1965年煽动起来的学生暴乱以及1973年达乌德不流血政变之后的短暂不安时期之外，阿富汗在1978年4月27日以前根本没有任何动乱——这也就是说，在共产党用暴力夺取喀布尔政权并在越来越多的苏联“顾问”协助下开始将外来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制度强加于阿富汗人民以前，阿富汗根本没有任何动乱。

侵略辩护士还暗示说，苏联担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风潮会从阿富汗涌入其中亚各省。但是，即使这一点属实，那也不能作为苏联入侵的根据。事实上，阿富汗人虽是一个信仰虔诚的民族，但从未试图将信仰强加于他人。从历史上看，他们允许持不同信仰的少数人在他们中间和平相处。这种容忍态度是阿富汗人的特性，除非他们本身的信仰受到攻击，正如目前受到共产主义的攻击一样。他们不会容忍，也不应容忍他们的自由、独立和民族特性——宗教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受到攻击。但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是，在这一事件中，阿富汗人民是被威胁的一方，而非造成威胁的一方。

当然，苏联还宣称其军队是应喀布尔政权的请求而开进去的，因为该政权援引了第51条所规定的自卫权利。但是，到目前为止，苏联也好，喀布尔政权也好，都没有提出任何一点证据来证明确曾发出这一请求。很难想象他们能够提出什么证据，因为，我们知道，入侵发生在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上任之前，而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在其前任被苏联侵略军推翻并杀害之时，根本不在阿富汗。最近，巴布拉克·卡尔迈勒采用的说法是，邀请是由阿富汗共产党发出的。当然，事实上这就是承认没有任何政府发出这一请求。

(美国)

此外，在阿富汗人民心目中，喀布尔政权根本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它完全是凭靠苏联的行动而存在的，它事实上只不过是莫斯科的附庸。苏联人员实际指导着政府的一切部门，包括外交部、国防部、内政部、新闻和文化部、司法部和经济规划部。1979年以来，苏联人员还担任阿富汗军队旅以上，有时甚至是连以上的指挥官。苏联人甚至控制了阿富汗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天然气。天然气的提取，是一种为了换取维持喀布尔政权所需物资的单方面易货办法。

有人怀疑，喀布尔政权可能在今年较早时签订的一项条约中，同意至少让苏联兼并连结阿富汗与中国的一条狭窄地带瓦克汉走廊的一部分。该地区事实上已被兼并，因为它目前已在苏联军队的控制下，当地的各吉尔吉斯族部落已被迫逃亡。

既然喀布尔政权完全屈从于莫斯科，也就难怪它没有获得阿富汗人民拥护的基础。它现在是由85,000名苏联军队支撑着。但是，装备和训练粗劣以及在面对苏联武库中一些最精良武器的情况下简直可说是没有还击之力的自由战士，却能够使苏联人控制不了90%左右的农村，而且使苏军无法轻易夺取许多最重要的城市。喀布尔政权为了拼命想挽回阿富汗军队濒于瓦解的局面，向过去的士兵表示愿意把他们的正常军饷增加许多倍。但是，他们仍然不肯报到，而应征年龄的男子则继续逃离城市去参加抵抗军，部队也整批整批地开小差。喀布尔政权一再表示愿意赦免返回阿富汗的流亡难民。然而，巴基斯坦和伊朗境内难民中心每周增加的人数却以千计。

今天看得清的事实在1979年就已经可以清楚看到。喀布尔政权在那时候和现在遭遇的并不是外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有充分理由可以行使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自卫权利——事实上，它所遭遇的是国家人民的起义，是一种人民自发的起义，因为没有合法的政府，这些人民，也只有这些人民，体现了国家的存在。人民起来所反对的政权屠杀了自己的人民，破坏了他们的家园，迫使将近50万人民流放外国，并将国家送给一个外国势力，一直到现在该起义还继续从事反对当前的政权及其苏联主子的活动。

(美国)

这个起义，只有这个起义才有理由行使自卫权，因为它正在维护阿富汗民族的独立和存在，抗拒残忍的外国统治。

因此，苏联用尽一切办法对阿富汗局势颠倒是非是一点儿都不奇怪的。只有这样才能理解苏联外交部长为什么在九月里向本组织宣称美国和中国进行干涉是阿富汗冲突的真正起因。这种指控是荒谬可笑的，但是也揭露出苏联为了掩盖其政策真正的性质无所不用其极。

阿富汗今天只有两个现实：一个是苏联占领，另一个是阿富汗民族，这两个方面是不能共存的。苏联只有消灭了阿富汗民族才能够征服阿富汗。这个世界绝对不可以坐视这个情况发生，因为如果阿富汗被人征服，没有任何独立的国家是安全的。

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和以前的一样，它所寻求的目的是终止对阿富汗的占领。该决议草案要求：

- 所有外国军队立即撤出；
- 恢复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
- 恢复阿富汗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胁迫或限制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政体以及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
- 让难民返回家国。

我国政府坚决支持这些条件。

阿富汗民族生存的斗争是符合联合国的基本和崇高的宗旨，就是保护民族独立和维持世界和平。

因此，联合国再次肯定阿富汗民族收回其古老祖国，恢复独立与和平的生活这个基本和崇高的目标是完全恰当的。

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关于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辩论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在这个时候发言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阿富汗已经成为正在扩大的冷战的焦点，而这场冷战是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西南亚的反动同盟煽风点火和使之继续下去的。因此，阿富汗革命遭到区域和国际干涉。在当地阿富汗因为一场消耗战而遭到破坏和颠覆，在联合国大会中则阿富汗不幸被当作文字游戏的题目，谁的话语惊人，谁得分就多。

这个议程项目本来就不应该无中生有。阿富汗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自由地执行外交政策并捍卫其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怎能忘记这一点呢？问题并不在阿富汗内部，而在它的周围。一旦阿富汗的邻国承认了阿富汗革命，并不再干涉它的内政，紧张的根源也就不复存在。

阿富汗政府最近提出了同邻国关系正常化的建议，这是要在西南亚建立和平合作时代的第一步。

许先生（新加坡）：苏联代表在11月16日的大会发言中把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说成是对阿富汗内政的干涉。他还把苏联军队约10万人驻在阿富汗说成是苏联向阿富汗提供“友好援助”。显然，在苏联的术语中，“友好援助”一词的意义与一般用法不同。这就难怪我听到这样的故事：东欧有许多笃信宗教的人每晚祈祷都恳求上帝不要让苏联的“友好援助”降临他们的国家。

有关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1979年12月23日，苏联空降部队开始在喀布尔机场着陆。次日，即12月24日，他们开始在喀布尔城布防。同时，有大量苏联坦克越过苏阿边境进入阿富汗。

12月28日，即苏联动手侵略五天之后，无线电广播宣称，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已全体一致当选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总书记，并成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同一广播宣称，一个革命法庭已宣判哈菲祖尔拉赫·阿明—苏联入侵时阿富汗合法政府

(新加坡)

的元首一死刑。同一广播又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基于1978年12月5日阿—苏友好、睦邻与合作条约已经紧急要求苏联提供军事、道义和经济支持，包括军事援助。广播又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以往已屡次向苏联发出这种要求。

关键的问题是，阿富汗的合法政府，即阿明政府是否曾在1979年12月24日之前邀请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苏联政府一直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表明阿富汗曾发出这种邀请。一国政府准许另一国的军队将其全国领土置于军事占领之下的行为是极为严重的，这种授权行为的日期、形式和授权的方面一定要认真加以审核查对。既然提不出这种证据，人们自然会得出结论：阿明政府从未邀请或同意苏联军队入境。因此，苏联干预阿富汗是毫无法律根据的。它是一项属于《联合国宪章》第2(4)条和第3314(XXIX)号决议定义内的侵略行为。根据大会第3314(XXIX)号和2625(XXV)号决议对侵略战争的定义，苏联已对国际和平犯下罪行。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刊载了《侵略定义》。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刊载了《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苏联代表把抵抗苏联占领该国的阿富汗人说成是“恐怖主义分子”和“匪徒”。不管苏联代表如何诽谤中伤，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抗拒苏联占领该国，抗拒喀布尔苏联傀儡政权的阿富汗圣战战士是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勇敢的阿富汗人民从来没有向外国统治低头屈服。阿富汗圣战战士正在同一个超级大国的精锐陆军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尽管如此，我们相信，阿富汗圣战战士最终必将战胜苏联红军。他们之所以必胜，是因为他们是为祖国的自由而战。他们之所以必胜，是因为必要时他们的儿女会前仆后继，甘愿为换取本国的自由而奉献自己的生命。

难民问题是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的一个严重的人祸。今天，有200万以上阿富汗人在其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寻求庇护。我愿借此机会感谢巴基斯坦政府慷慨地照顾这些不幸的阿富汗难民。我还要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其他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对难民的帮助。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找到一项对阿富汗冲突进行公正政治解决的办法，以便使迁居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数百万阿富汗难民能够在保持尊严的情况下安返家园。

(新加坡)

苏联在喀布尔的傀儡政权今年8月24日提出了一些建议。苏联代表代表其政府对这些建议表示赞同。这些建议有些什么特点呢？喀布尔政权表示愿意同巴基斯坦和伊朗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是，喀布尔政权坚持，会谈讨论的应是阿富汗问题的国际方面，而不是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存在问题。苏联及其傀儡设想的政治解决办法是要阿富汗的邻国承认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政权，停止帮助阿富汗圣战战士。简单地说，接受苏联武装干涉的结果。巴基斯坦和伊朗政府正确地拒绝了这些建议。解决阿富汗冲突的真正方向是另一个方向。

这个解决办法必须：第一，苏联军队全部撤出阿富汗；第二，保持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不结盟地位；第三，恢复阿富汗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颠覆、胁迫或限制的情况下选择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它们自己的政体的权利；最后，创造必要的条件，让阿富汗难民能在自愿基础上光荣地和在地安全地返回其家园。

A/36/L.15号决议草案内载有这样的解决办法。这就是为何我国是45个提案国之一的原因。

阿富汗问题可以简单地说明。这个问题在于：象苏联这样的军事强国，是否有权挥军进入一个邻国，推翻其政府，并将一个傀儡政权强加给该国人民？答案是：否。苏联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明显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违反了国际法原则，违反了和平共存的原则。它也违反了不结盟运动原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它对小国尤其重要。如果我们这些小国面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而三缄其口，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挺身而出正告苏联它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是要不得的，我们就是在破坏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制度。如果集体安全制度被削弱了，我们小国在这个危险四伏的世界上就更加岌岌可危了。因此，我促请我的所有同仁们投票赞成A/36/L.15号决议草案。让我们给A/36/L.15号决议草案一个巨大的多数。让我们期望它将给英勇抗击苏联侵略者的阿富汗人民带来力量和勇气。并让我们期望，这个决议草案的巨大的多数会促使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重新审查这条导致自称第三世界的朋友和天然盟友的苏联陷入跟第三世界对抗的局面的行动方针。

主席：关于议程项目 26 的辩论已经结束。

我现在请第五委员会报告员马托雷尔先生（秘鲁）口头提出该委员会关于本项目的报告。报告本身将以 A/36/695 号文件分发。

马托雷尔先生（秘鲁）（第五委员会的报告员）：我很荣幸地向大会提出第五委员会刚刚审议完毕的关于 A/36/L.15 决议草案经费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不久就会印成 A/36/695 号文件分发。我把它念出来：

“1. 1981年11月18日，第五委员会第46次会议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153条审议了秘书长就决议草案 A/36/L.15 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提出的说明（A/C.5/36/49）。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口头提出了该委员会的建议。

“2. 各国代表在委员会审议本项目时的发言和提出的意见载于有关的简要记录（A/C.5/36/SR.46）。

第五委员会的决定

“3. 第五委员会无异议决定通知大会，如果通过决议草案 A/36/L.15，则须在 1982—1983 两年期方案概算第 1 款下增拨 92,200 美元。”

主席：我现在请要在投票前解释投票的代表们发言。

请各位注意关于解释投票的决定：在代表团的座位上发言，时间不超过十分钟。

德皮内斯先生（西班牙）：自从阿富汗事件发生，成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最棘手的问题以来，已经两年了。1979年12月的局势大家都很清楚，不必赘述。事件的结果毫无改变：苏联军队仍旧驻在阿富汗、他们扶立起来的政权还在那里、人民的反抗和流往邻国的难民潮仍不断增加。

我国代表团在 1980 年 1 月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同月的大会第六届紧急特

别会议、以及上一届大会上，都明白申述了我国政府对阿富汗事件是非常地关切，因为这些事件破坏了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打破了各国间的缓和关系。

我现在要再一次请苏联注意阿富汗问题对国际关系的种种影响，重新考虑它的行动。

我国政府确信，解决这个问题足以扭转目前的世界危机。

我国代表团支持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德奎利亚尔先生主动作出种种努力。我国认为，联合国必须继续努力。今年我们又有一项决议草案提出了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四点原则：第一，维护阿富汗的主权、完整和政治独立；第二，阿富汗人民有权选择他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第三，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第四，阿富汗难民回国，因为难民已经使各个邻国遭到各种各样的严重不安，尤其是巴基斯坦人民不得不设法额外供给二百五十万人粮食。

我国同意欧洲经济共同体今年六月通过欧洲理事会所提计划中的各点主张。

由于上述各点理由，我国代表团要投票赞成 A/36/L.15 号决议草案。这个草案一旦通过，能够使政治解决迅速实现。

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就象去年同一时候一样，我国代表团决定不参加关于本项目的决议草案的主要辩论。我要强调指出，我们作出这个决定，并非由于我们没有一定立场、或是漠不关心、或是不愿发言支持本次辩论中每一位发言人都一再重申的原则。虽然看来十分矛盾，此次辩论中所有各方的发言者都以维护这些同一的原则作为他们的立论根据。

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同去年的决议几乎完全一样，而该决议认可的各项原则已在本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第3和第4段加以重申。

《宪章》载有关于不使用武力侵犯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以及各国人民均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政府的形式的原则，这些都是大家公认的国际行为的准则。不幸的是，不止就本决议草案而言，而且就大会和大会各政治委员会面前的其他决议草案而言，我们不禁时时怀疑，《宪章》的原则是供崇拜用的，还是应该加以遵守奉行的。

自从通过了去年的决议之后——该决议要求政治解决以及指派一位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促进政治解决，我们收到了载于11月6日A/36/653号文件的秘书长报告。报告十分简短，这是可以理解的。秘书长承认会谈并未获致结论，但指出已就实质性问题达成谅解，尽管对未来谈判的形式仍有分歧。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为寻求政治解决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表示感谢。阿富汗常驻代表团载于A/36/457号文件的信，已表示接受他们的斡旋。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也要求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我们曾经希望在过去的时间里——第六届紧急特别会议召开已将近两年，而通过上一个决议至今也快一年了——大会关于阿富汗问题所作的声明以及那些事件所发生的深远影响，会引起比较有实际意义的反应，即使只是微小的反应。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指的是那些对阿富汗进行干预并留在阿富汗至今尚未减一兵一卒的外国军队。我们听到老调重弹：他们是应阿富汗政府的紧急指示才进入该国，以击退外来的干涉并维护该国政府的。快要两年了，他们似乎还是完成不了任务。

(斯里兰卡)

正如许多代表团在大会上一再指出的，外国军队入境是关键的分水岭，我们不可等闲视之。如入境军队正是大国的军队，表态的责任和作出反应的义务就更为重大。不结盟国家在今年2月的会议中重申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斯里兰卡基于同样的理由，最近还在今年9月最高的政治一级再度要求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以便阿富汗人民能够在不受任何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决定他们本身的命运。

有人在此及其他场合一再向我们保证，干预行动是必要的，因为阿富汗政府要求保卫该国，抵御远近各国的不断干涉和威胁干涉。这种说法以及关于阿富汗事件被人利用的指控可以喋喋不休地、甚至令人厌恶地一再重复。但是这样难道就能粉饰发生了干预并且干预军队仍然存在的现实？就象去年一样，我们现在再度要求苏联对大会的决议以及发出同样呼声的各代表性组织的决议作出反应，至少也应做出愿意撤出的姿态。我们相信，这种表示将大大地有助于达成我们在过去两年来无法获致的政治解决。

除了以上的意见之外，我还要再次向秘书长保证，他根据去年的决议所作的种种努力尽管至今成效甚微，却是值得继续进行的。我国代表团对于直接有关各方的反应感到鼓舞，假使与秘书长努力的同时，撤军方面也有姿态，则我们希望大会下届会议不须争辩一个类似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

我开始解释时就说，这个决议草案同去年大会通过的决议几乎一模一样。去年的决议已产生一些效果，尽管说来不大。我国代表团一定继续支持该倡议，并投票赞成 A/36/L.15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

卡普拉尼先生（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对以前有关阿富汗的决议投了赞成票，现在我们也同样投票赞成第 A/36/L.15 号决议草案。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投赞成票，是要重申阿尔巴尼亚支持阿富汗人民反对苏联侵略的斗争，并谴责苏联的侵略。

在昨天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辩论中，我们发言阐明了观点。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指出，我们本来希望该决议草案能以更明确的语言更强烈地谴责苏联的侵略，并且能特别强调对阿富汗人民解放斗争的支持和声援。

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支持第 A/36/L.5 号决议草案的大部分规定，特别支持该草案的目标，即促请世界舆论和世界各国注意，必须尊重和恢复阿富汗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

但是，我们支持这个决议草案并准备投赞成票，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整个案文完全满意。目前的案文还有一些缺点和漏洞，我们希望能予以纠正。我们对某些规定的措辞也保留意见。我们认为，只要重申一下我们对执行部分第 4 段观点的各项保留就够了。有鉴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样口称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我们认为他们说的这种解决办法是违背阿富汗人民利益的。应该记住，所有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都一定会利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办法来达到它们自己的目的。

就阿富汗来说，我们必须应付帝国主义对一个民族的悍然侵略而这个民族正在同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侵略作战。这不是通过谈判就可解决的国家之间普通冲突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谈论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办法，应该郑重地提出一个很基本、很有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阿富汗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艾代姆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社会主义的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支持阿富汗的中立、独立和主权，并认为必须捍卫阿富汗的伊斯兰信仰。我们在所有的国际机构中曾好几次表明过我们的立场，现在我只重复一下利比亚代表团团长 1981 年 10 月 7 日发言里的一段话：

“我们看到，在亚洲大陆上阿富汗的局势是忧患的根源。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正试图利用这种局势同苏联进行斗争。这一点已经显而易见。这说明一个事实即美国无意接受一项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们阿拉伯利

比亚社会主义人民民众国重申我们的坚决主张即阿富汗必须保持中立；我们认为，同时应该补救阿富汗问题造成的国际影响以及对阿富汗的侵略必须停止，只有这样，友好的阿富汗政府才能自力更生，恢复阿富汗的和平与安全。”

(A/36/PV. 29, 第48页)

美帝国主义一直在利用这个问题，一方面声称保卫伊斯兰和阿富汗的穆斯林教徒，另一方面则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个体侵略伊斯兰国家，侵犯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伊斯兰圣地，并且袭击与巴勒斯坦接壤各国的无辜穆斯林教徒。美帝国主义利用一切机会建立基地，还派遣舰队前往这一地区。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团将投票反对第A/36/L. 15号决议草案，因为这个草案纯属有利于美帝国主义阵营的宣传。

利罗普先生（瓦努阿图）：根据瓦努阿图政府的指示，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草案。但是，我们觉得决议草案的措词和范围尚可改进。特别是序言部分第五、六段和执行部分第三段，我们认为这些段落的措词和范围失之过狭。总的来说，决议草案没有阐明目前局势的来龙去脉及其近因。此外，我们不赞成对或明或暗的干涉别国内政作出人为的区分。干涉阿富汗内政的不只一个国家，在我们看来，在决议中写进不明确的执行部分无异要把外国军队引进阿富汗。

尽管我们认为该决议草案的措词和范围有欠缺，我们还是要投票赞成我们认为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原则的这一决议草案。瓦努阿图不因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草案而感到高兴，亦不因在社会和政治为难状况下将这一事项提交大会而觉得愉快。但是，只要它还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瓦努阿图也不会有任何约束力。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盛气凌人，自以为有权告诉阿富汗人民应该有什么样的政府，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内外政策，但是这种做法是荒唐可笑的。阿富汗目前的国内民主政治制度和政府形式，是阿富汗人民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下同暴虐的封建政权进行十五年英勇斗争才逐步形成的。我们的政党领袖是卡尔迈勒，他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杰出政治家，有着为阿富汗人民利益而斗争的光辉历史。他两次

当选为国家议会成员，几次为了人民的事业而入狱并受到专制政权的迫害。四月革命之后，这里的所有人士都可以说：“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不只是如我们有时所说的那样做。”这一天已为期不远了。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解释它对决议草案 A/36/L.15 号的投票理由时，首先要指出，它认为就所谓的阿富汗问题提出任何决议草案显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也是对阿富汗内政肆无忌惮的公然干涉。因此，它反对整个决议草案，并将投反对票。

即使这个决议草案获得通过，它也是非法的，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就要始终不渝地按照《宪章》办事，因为《宪章》应当指导每一个会员国的行动。在阿富汗问题上，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不能开一个危险的先例，它将使现在已很弱小的国家更加脆弱无力了。

我们呼吁每一个会员国，特别是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和将投赞成票该决议草案的那些会员国，无论碰到的问题是东帝汶岛问题、西撒哈拉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纳米比亚问题、还是其他被占领土地和被奴役人民问题，都要严格地使用同一个标准，我们过去的作法是这样，今后也是这样。我国代表团真心诚意地希望，有一天我们在他即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

决议草案中有一处提到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关于这一点我要强调指出，只有——我强调“只有”一词——在对阿富汗停止武装侵略及其他形式的内政干涉并且保证这种情事不再发生的情况下，苏联军队才能撤出。

决议草案中还有一处提及难民。应该着重指出，这次辩论中提到的难民数字都夸大了很多。这些数字包括了随季节改变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然后又回来的游牧民；也包括了在巴基斯坦避难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很可能不再回来，因为他们是逃犯。真正的难民数字有限，也不构成任何问题；他们什么时候愿意就可以自由地回到家乡。

(阿富汗)

我们必须指出，没有什么决议、大会或委员会有助于解决阿富汗周围的局势。要使阿富汗周围的局势正常化，唯一的办法是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这些有关的政府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直接谈判。象大会这样的做法都于事无补。这些做法只是浪费时间，只能拖延一项政治解决，使人空怀希望，并且延长流血牺牲。

从该决议草案可以看出，它的提案国对政治解决并没有兴趣。它们要把所谓的阿富汗问题列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议程，一事实足以说明它们对政治解决没有丝毫兴趣，它们感兴趣的是煽动和宣传。

显然，帝国主义势力正在利用一切可趁之机，煽动起对阿富汗周围局势的疯狂敌视情绪。

最后，我们必须再次强调，阿富汗人民已经挑择了自己的道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碍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尽管外部武装侵略对阿富汗造成种种困难，但是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在阿富汗人民的坚定支持下，正在进行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方案。加快政治解决阿富汗周围局势的唯一办法，就是停止对阿富汗内政的一切形式的干涉，制止由此产生的流血，制止雇佣军和恐怖主义分子对阿富汗人民所犯的罪行。

那些挑起目前这种讨论的人，应对阿富汗周围继续存在的紧张局势负完全责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真诚希望各有关国家政府对阿富汗1980年5月14日提出的、以后又在1981年8月24日建议中详述的各项建议，作出积极响应，并坐到谈判桌前来。

萨布萨利安先生（伊朗）：我国代表团特别要就决议草案 A/36/L.15 号执行部分第 6 段讲几句话。我们认为，解决阿富汗问题只是阿富汗的圣战士及阿富汗近邻国家的事，因为他们受到阿富汗局势的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声明对表决持保留意见。

主席：我们现在就第 A/36/L.5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请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成：阿尔巴尼亚、安提瓜和巴布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伯利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缅甸、布隆迪、加拿大、中非共和国、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哥斯达黎加、民主柬埔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法国、加蓬、冈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卢森堡、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卢旺达、圣卢西亚、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所罗门群岛、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上沃尔特、乌拉圭、瓦努阿图、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伊朗)

反对：阿富汗、安哥拉、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格林纳达、匈牙利、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蒙古、莫桑比克、波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越南

弃权：阿尔及利亚、贝宁、佛得角、乍得、刚果、塞浦路斯、芬兰、几内亚比绍、印度、马里、尼加拉瓜、乌干达、

第 A/36/L. 15 号决议草案以 116 票赞成，23 票反对，12 票弃权获得通过（第 36/34 号决议）。

主席：现在请希望解释投票立场的代表发言。*

佩莱斯先生（秘鲁）：秘鲁代表团刚才投票赞成第 A/36/L. 15 号决议草案，这就重申了秘鲁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尊重作为不结盟运动理论和行动基础的那些宗旨和原则。

我们的观点必须视作原则立场，一个国家果希望有助于寻求通过谈判政治解决问题即应根据这一原则立场，何况我们向这一问题主要各方还有着紧密的联系。

根据第 A/36/653 号文件中的秘书长报告，我们本来希望决议草案的措词能更全面，更符合最新情况，语气也能更有调解效果，因为要达成一致同意的解决而必须进行的谈判是十分复杂的。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或任何有关方面为寻求可行办法而采取的任何主动行动，应该得到大会及时的重视。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秘书长和他的私人代表采取的步骤是最为重要的；参加这一项目辩论的大多数人都认可了他们的努力，因为这些努力旨在达成可以保证这一地区各国和平共处的一项解决。

乔治先生（海地）：国际社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 A/36/L. 15 号决议草案，表明了对阿富汗问题的立场。

* 副主席阿德若伊先生（多哥）主持会议。

这是对数百万阿富汗人民的赞扬和声援。尽管斗争的武器来源很不可靠，阿富汗人民还是不怕死，敢于牺牲，为重新获得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阿富汗自由和独立而英勇战斗。

阿富汗问题急待解决，因为，除了每天死、伤人数不断增加之外，全体人民都在流离失所，妇女和儿童没有住处，又饥又饿，由此可能产生一切心理和文化的后果。我们有责任努力结束这种局势，解决的办法就是使阿富汗人民取得不可剥夺的权利，即只有阿富汗人民才有权按照自己的文化和愿望选择其政治制度。因此，我们再次呼吁直接有关国家真正下定决心抛弃自私的打算和政治策略，尊重阿富汗人民恢复尊严和自由的坚定意愿。这也是我们这个组织大多数会员国的愿望。

东恩先生（苏里南）：苏里南代表团投票赞成第 A/36/L.15 号决议，以此来表示我们的深切忧虑，因为外国军队继续呆在阿富汗，已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干涉、不干涉的原则以及自决的权利。

主席：好几位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谨提醒他们，根据大会第 24/401 号决定，行使答辩权发言不得超过 10 分钟，代表也只能在各自席位上发言。

凯西先生（伊拉克）：大会的议程很紧张，我行使答辩权驳斥伊朗的奇谈怪论实属迫不得已。

伊朗代表昨天的发言是违反程序的，而且他在发言中再次暗示说，所谓强加于伊朗的侵略战争，是美帝国主义要立足于这个地区的努力造成的。他声称，所谓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原则上反对任何侵略行为和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事业，因为这个政权是美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最大堡垒。

大家都看得清楚，伊朗代表在本届大会会议期间，无视讨论中的项目议事规则，决意利用一切机会诽谤和辱骂我国。他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使国际社会同情他们声称的崇高事业。然而现实离他们的想法很远，他们应该清醒，看着他们可悲孤立的境地。

(伊拉克)

所谓强加的侵略是虚假的论调，是掩盖伊朗罪恶行径的一种企图，他们首要的目标就是伊拉克。自从伊朗于1980年9月4日发动对我国的侵略以来，伊拉克曾多次向联合国各机构提出它的全盘立场。众所周知，伊拉克一直对旨在和平解决的努力是积极响应的。破坏这一切努力的恰恰是伊朗。这是因为霍梅尼分子想继续侵略以便成为这一地区的太上皇。他们仍然热中于输出他们所谓的革命同以前的伊朗国王一样，他们也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这个反动政权同伊朗前国王的政权本质上毫无差别。现伊朗政权同样的暴君，侵略成性，只会破坏、嗜血成癖，这个政权还是宗教上的分裂主义，而且也是种族主义。霍梅尼分子不应把伊斯兰弄得乱糟糟。他们对崇高的伊斯兰教的破坏难以估量，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伊斯兰教绝不同意枪决妇女儿童这样罪恶的行径。

至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霍梅尼分子对这些权利的所谓支持，简直是一出闹剧。支持这些权利的人是不会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勾结的。大会收到载在第A/36/518号文件内的有关这种勾结的不可辩驳事实，因此，谁在支持美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最大堡垒是有目共睹的。

马哈拉蒂先生（伊朗）：我们要回答两个国家：一个是伊拉克，一个是喀布尔政权的代表。首先，我的同事将回答喀布尔政权的代表昨天对我们的指责。

萨布萨利安先生（伊朗）：我们讲下面的话，是要澄清昨天伊朗代表发言后引起的几个问题，决不是为了反唇相讥，也不是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案的高谈阔论。

第一，有人劝告我们说，虽然外力强加一个傀儡政权，践踏了阿富汗穆斯林人民完整和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但是，非法的喀布尔政权在伊朗国王罪恶的政权执政的最后几个星期，曾经口头上假惺惺地支持过伊朗人民的正义斗争，好象单凭这一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应该对它的践踏人权一事网开一面。

我应该明确无误地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伊朗完全致力于公正的伊斯兰价值和原则，一贯拒绝向任何超级大国及其傀儡政权妥协。我们正是在这些伊斯兰原则的基础上坚决谴责任何侵略的，而不论侵略者是谁。口头上支持一个政府及不惜大规模屠杀和摧残我们阿富汗的穆斯林弟兄，都不能和不会见容于我们的原则。

第二点，有人说我们忽略了所谓的阿富汗四月革命。如果非法的喀布尔政权的代表把1978年这些悲剧性的、精心安排的政变也称为真正的革命，那么这倒的确是人类历史独一无二的革命，因为只有几个月就接连进行了三次革命，每一次革命的领袖都被前一次的革命领袖杀掉，而且受到谴责。

第三点，我们多次听到喀布尔政权及其支持者说，英勇无畏的阿富汗圣战士是反动的，他们的理想是属于中世纪的，好象他们都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我们绝不否认，美国帝国主义者不仅阴谋侵犯阿富汗人民的利益，而且阴谋侵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但是，这个所谓进步的、获得民众支持的喀布尔政权屠杀成千上万的阿富汗穆斯林人民，造成至少四百万难民，而且这些难民显然感到家乡的生活难以忍受而逃到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并且毫无疑问生活状况十分困难，对此喀布尔政权怎么能辩解，又怎么能自圆其说呢？我们可以断言，假如美国帝国主义

在阿富汗扶植起他们自己的傀儡政权，他们也会受到正在争取阿富汗独立的穆斯林圣战士以同样的决心进行同样的抵抗，也许这种抵抗会更激烈。一个真正的伊斯兰运动遭到如此毫无根据的指责，被扣上这些帽子，这并非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对于我国人民对美国扶植的被废黜前国王傀儡政权进行斗争的痛苦经验，记忆犹新，那时伊朗人民也被扣上这些帽子。

第四点，有人声称，伊朗凭借它的提案正在干涉阿富汗内政。我要再次声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就是一贯反对对任何国家的一切外来干涉和插手，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强烈谴责外国军队驻留任何国家。我们重申，我们十分珍视同阿富汗弟兄的兄弟关系，此志弥坚，非超级大国的旨意所能改变。

马哈拉蒂先生（伊朗）：我现在请另一位同事来回答伊拉克的指责。

赫伊阿特先生（伊朗）：伊拉克法西斯政府企图用毫无根据的借口指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蔑视1975年条约，目的是要替它野蛮侵略伊朗穆斯林教徒进行辩解。但是，事实真相是伊拉克复兴主义政权和它在这一地区的帮凶以及他们那些暴虐的支持者凭空在叫嚷，说什么只要三天就可以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屈膝投降。然而他们并没有得逞，伊朗的穆斯林人民英勇抵抗了入侵的伊拉克军队，从而震惊了外部世界，打乱了帝国主义的所有如意算盘。

令人遗憾的是，伊拉克强加给伊朗的侵略战争并不仅仅局限于越过伊朗边境的军事干涉行为。关于战时对平民的待遇和禁止破坏非军事机构和经济资源的各项人道主义原则，伊拉克侵略者根本置之不理。伊拉克对城市和乡村惨无人道地轰炸，野蛮地袭击，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和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伤。两百多万难民的家园和社区变成废墟。许多经济中心，如炼油厂、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发电站、桥梁等等，不是被摧毁，就是受到严重破坏。在被占领的领土上，大多数居民区、公共的和私人的办公房舍、港口设施，以及商船上的货物等均遭掠夺，并攫取以供军事用途。

伊拉克侵略者还犯下种种罪行，比如在被占领的乡村和城镇奸淫少女和妇女。侵略者还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把伊朗革命后建立的革命警卫队和军事单位成员当作罪犯，对他们残酷迫害，他们被伊拉克军队抓住后常常被砍头。

主席：我通知伊朗代表团，十分钟的时限已到。

马哈拉蒂先生（伊朗）：我以为我们有二十分钟的发言时间，十分钟回答阿富汗代表，十分钟回答伊拉克代表。

主席：每个代表团行使答辩权发言的时间是十分钟。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阿富汗代表团想对那些就讨论中的本议程项目发言的代表作简短回答。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列举了野蛮侵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和干涉其内政的事实，关于不宣而战的绿皮书及该书所附地图都载有这些事实，任何人也不能否定这些事实。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霸权主义的任何诽谤和谎言，都洗不掉他们手上沾染的阿富汗人民的鲜血。

巴基斯坦代表提出了核实所谓的难民营情况的意见，对此我们必须指出，应该核实的不是匪徒和恐怖主义者家眷居住的营地，而是设在巴基斯坦领土上的反革命匪帮的边境基地和训练营地。绿皮书上的地图清楚地标明了这些营地的位置而这些基地的存在有充分的、白纸黑字的无可辩驳的和完全确凿的证据。

我们注意到巴基斯坦代表把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合理和合法的政府称为喀布尔政权，这就表明了伊斯兰堡顽固地不愿意承认四月革命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两个现实。巴基斯坦军事政权的代表最没有资格讲解合法和民主。打一个比方就够了，巴基斯坦代表使我们想到有一个人自己住在玻璃房子里，却到处乱扔石头。那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断然驳斥巴基斯坦代表的指责，即所谓阿富汗陆军和空军部队侵犯了巴基斯坦领土和领空，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除非巴基斯坦当局停止向反革命分子和恐

(阿富汗)

怖主义匪徒提供庇护和其他设施，阿富汗武装部队将被迫采取进一步必要措施来保卫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关于难民问题，有些代表团引用的数字完全是夸大了的，即使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数据比也是有出入的。两者至少差一百万。这些数字没有考虑到阿富汗的两个实际情况：一个是随季节变化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的游牧民问题，另一个是阿富汗在伊朗的移民工人问题。这一方面唯一的新现象是，在所谓的难民中有几万顽固的反革命恐怖主义者和匪徒，这些人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也算不上难民。

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有一些阿富汗人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关于这些真正的难民，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几次关于大赦的声明中曾十分明确地表示欢迎他们回来，并且保证他们在安全的情况下重新安居乐业。事实上，最近已有几千名阿富汗人及其家属回到了祖国。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巴基斯坦代表重申，巴基斯坦方面愿意通过秘书长继续同阿富汗交换意见，以便为有关各方有益的对话打下基础。阿富汗方面也愿意随时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同巴基斯坦方面继续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但是光说还不够，还需要有行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法赫·穆罕默德·杜斯特先生已抵纽约听取了秘书长表示他可以继续斡旋的陈述。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迦·夏希先生当时也在纽约，但是大出我们所料，法赫·穆罕默德·杜斯特到达纽约后不久他就离开了美国。看到巴基斯坦方面虽然是起先提出这个想法的一方，却不准备通过秘书长同阿富汗会谈，这真是使人吃惊。

关于伊朗代表刚才说的话，我只能代表我国代表团表示遗憾，因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对别人表示的善意作出相应的反应。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时间会对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作出答案，总有一天，参加这两个革命的人会携手并肩前进，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铲除本地区帝国主义残余的斗争。

主席：伊拉克代表现在行使答辩权作第二次发言，我提醒各位代表，第二次答辩发言的时限为五分钟。

凯西先生（伊拉克）：没有乐谱的乐队是个糟糕的乐队。如果既没有乐谱又没有指挥，这个乐队就更糟。我们今天上午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形。

显而易见，伊朗代表说的那些话只不过是以往伊朗的陈词滥调里拣出来的一段，但是有一点是不同的，那就是伊朗代表的家庭作业没有做好。他还是回去把他今天上午的讲话和伊朗代表团以往的讲话查对一下，看看抄错了什么没有。

无论伊朗今天上午怎样说，也改变不了伊朗首先发动侵略这一事实。

奈克先生（巴基斯坦）：喀布尔政权代表再次作了充满挑衅和极不负责的发言，因此，我国代表团不得行使答辩权。他谈论了阿富汗局势的现实，但是，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得到大会的巨大支持已经突出而且清楚地说明了这些现实是怎么回事。116个会员国对这项决议投赞成票，比起我这个短短的发言也许能更为动人地说明阿富汗局势的现实。

但是他刚才公然宣称，喀布尔当局决心继续侵犯巴基斯坦的领土完整和领空，这当然要引起我国代表团的关切。我必须把这一点说得清清楚楚，迄今为止，巴基斯坦政府对严重侵犯我国领土和领空的行为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但是巴基斯坦政府已经忍无可忍。先生，我想通过你向喀布尔政权的代表转达我们的话语：如果再次侵犯我国领空和领土，则应由喀布尔的那些人对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喀布尔政权代表还谈到了难民的数字。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巴基斯坦的难民营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去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官员定期地、经常地巡视这些难民营。我国外交部秘书长在这个项目的辩论开始时所作的发言中也曾指出，巴基斯坦政府欢迎中立的联合国观察员或伊斯兰观察员巡视这些地区。有些人常常告诉我们说难民的数字夸大了。那么就让独立

的观察员去那里搞清楚难民的确切数字吧。喀布尔政权代表经常提到的游牧民，是很容易同巴基斯坦境内的真正难民区分开的。

最后一点，对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的行止做的解释真是荒唐至极。从大会开始我国外交部长就在这里，但是无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在国内和在其他地方都有紧急任务；正是由于有非常紧急的任务，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才回到伊斯兰堡的，因为一些非常友好国家的元首贵宾正在巴基斯坦进行官式访问。而伊朗代表竟作了那样的解释，并且含沙射影地说，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离开纽约说明巴基斯坦不愿意在秘书长的主持下进行对话，这种说法何其荒唐，我无需在此痛加驳斥。正如我昨天所指出的，巴基斯坦政府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仍然愿意随时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下进行任何形式的协商。我国的高级官员外交部秘书长兼外交部副部长在这里，联合国秘书长如果希望同我国代表团进行任何接触他都可以出面。

萨布萨利安先生（伊朗）：我不知道伊拉克代表是果真郑重其事，还是干脆想出洋相。我劝他下次谈到这场可悲的战争时最好不要用这种滑稽的语言。

伊拉克代表空话连篇，毫无根据，竭力想掩盖伊拉克对伊朗人民的可耻侵略，对此我无须作答，以免抬高它们的价值。关于这场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我只就其中很小但却十分不幸的一部分简单讲几句话。

许多伊拉克公民只是因为同情伊斯兰革命，斥责侯赛因法西斯政权，就被迫离乡背井来到伊朗，不得不和成千上万的难民一起住在难民营。伊拉克让这些人在布满地雷的通向伊朗的道路上行走，结果他们都被炸伤。伊拉克这样做，是要教训他们不要反对残暴的侯赛因政权，侯赛因妄图借此使他的无耻统治再苟延残喘几天。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我要求第二次发言的理由是要提请大会注意两个问题。

阿富汗代表团非常吃惊地看到联合国新闻科引述大会全体会议发言时成见很深。我收到了第 GA/6492 号新闻稿，其中伊朗发言占了整整一页的篇幅和巴基斯坦代

代表团行使答辩权的发言占了一页多，但是阿富汗代表团的答复只占了五、六行字的篇幅。

主席先生，首先我请求你干预此事，调查清楚为什么秘书处新闻部引述大会全体会议发言时该部工作人员如此偏袒。

其次，巴基斯坦代表对我国代表团的答复行使答辩权时，使用了“侵犯行为”的字眼，并说这些是事实。就在几分钟前，我国代表团很清楚地指出这种侵犯行为根本不存在，因此我们断然和郑重驳斥这些说法。而且我们还要指出，如果巴基斯坦政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匪徒和反革命团体侵犯阿富汗领土，阿富汗政府将被迫采取单方面的措施来保卫其领土完整。

巴基斯坦代表还提到难民问题。我认为阿富汗代表团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也是相当清楚的。阿富汗政府有很多文件已作为联合国文件分发，我们在这些文件中明确指出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们认为，难民问题不是个大问题；巴基斯坦和其他代表团提出的难民数字与事实不符。阿富汗发布大赦令，为所有难民和居住在国外的阿富汗人安全光荣地回乡提供了便利和充分的保障。

巴基斯坦代表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外交部长阿迦·夏希先生回国一事。在几分钟前我已说过，阿富汗外交部长曾得到暗示，说两国外长如果都在纽约便有可能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奉行务虚会谈。我国外长到纽约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但是再出乎我们所料，阿富汗外长刚到纽约，已在纽约停留很久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却偏要在这个时候离出。我们只能认为这是表示巴基斯坦不愿给予秘书长继续提供斡旋的机会。

主席：我们已经结束了对议程项目 26 的审议。

下午 12 时 55 分散会。